

憶先父



· 周恩榮 ·

最近幾年，高齡醫學和運動健身知識越來越進步，每當看到文章或影片教導長者怎麼鍛鍊肌肉、保養關節、使用健行杖，讓走路更輕鬆穩定，心裡都會想，好可惜那時怎麼不知道，怎麼沒有和爸爸一起這樣練習，也許可以讓他晚年的生活品質比較好。

爸爸過世兩年了。我爸爸，周石麟，民國八年生，空軍官校十三期，民國三十二年完成訓練，投入抗戰。當初爸爸認識媽媽是因為她的大哥和爸爸是好同學。我的大舅趙以桑

（生於民國十年，卒於民國三十四年），官校十四期，在抗戰勝利前幾個月，急切於為犧牲的袍澤復仇，執行炸射任務時，被地面砲火擊中，失事殉國，那時才二十四歲。

外婆失去最疼愛的長子，媽媽失去最疼愛她的大哥，那是她們一生的傷痛。

我在桃園出生，小時候海峽正戰雲密布，局勢險惡。可是我們被保護得很好，上課一天也沒有耽誤，放學後無憂無慮的和玩伴嬉戲，完全不知道國軍天天枕戈待旦，在海上、空中、地面，大陳、金門、馬祖……一戰接著一戰，犧牲了成千上萬的可貴生命，才守住我們在臺灣本島的安定。

近來陸續讀到民國四、五十年時期的相關文章和紀錄，才知道那期間國家真是風雨飄搖、危機重重，爸爸和所有軍中的同袍一定都背負極沉重的戰備和精神壓力。

從小就認識很多爸爸前後期的好朋友，他們同學和袍澤之間生死不渝的情誼、互相照顧的傳統，給我很深的印象，也讓我衷心感動和佩服。

在空軍四十多年，從對日抗戰到退守臺灣，爸爸曾失去了很多好同學、好朋友和優秀傑出的學生，他的心痛不捨都埋藏在心裡，很少提起。

在隊上，隊友密切合作達成任務後的振奮、翱翔天空的自由、戰爭的驚險……，我後悔沒有鼓勵他多談談。他最有興趣的 precision flying，四架戰鬥機同時起飛，九架、十二架飛機以那麼快的速度編隊飛行，在空中變換隊形，怎麼保持固定的安全距離，分散後怎麼再集合編隊，我後悔為什麼都沒有好好問問他。

我自小叛逆又固執，寵愛女兒的爸爸，對我從來沒有一句重話。記得小學中學時還常收到爸爸駐隊時在基地寢室書桌燈下寫給我的信，工工整整的小字（就像以前寫給媽媽的情書那麼用心、那麼細心），勸導我要收斂脾氣，不要總是頂撞媽媽。還有在我已經睡眠惺忪、精神恍惚的深夜，爸爸不厭其煩、一遍一遍教我雞兔同籠的數學題。

我們的童年是幸福的，戰爭的陰影都是大人在扛，戰爭的威脅彷彿離我們小孩很遠。眷村的生活、基地的活動，都是溫暖的記憶。雖然常常輪值不在家，我們倒是沒有感覺爸爸的缺席。

我會很驕傲的和朋友說，我們住過屏東、桃園、臺南、臺北、嘉義、臺中、又搬回臺北，在臺中和臺北還各住過三、四個不同的地方。搬家對



周石麟將軍（右後）與妻（左後）育有一子一女，家裡經濟雖不寬裕且時常因職務異動而遷居，然一家四口知足惜福，其樂融融。

我來說，是有趣又讓人興奮的事。我喜歡跟著爸爸的調動搬來搬去，這樣我們離他比較近，他回家路上的時間也比較短。

爸爸熱愛飛行，個性沉穩嚴謹，做事仔細，考慮周詳，極有耐性，從來沒有看過他急躁或發脾氣。不過他完全沒有金錢概念，生活開支全由媽媽張羅。那時大部分的軍人都窮，爸爸去逛街問東問西還會被店員嫌「散貴」（窮鬼之意），好在他聽不懂閩南話，敏感的媽媽卻聽得清楚。不過我們小孩從來沒有感到匱乏，每月都有配給，大口小口的米、油，學費也有減免；只偶爾聽到軍人儲蓄獎券中了小獎，媽媽高興的買了這個那個。

我覺得國家對我們是很照顧的。

身為空軍眷屬，媽媽時時擔心爸爸的安全，知道爸爸出任務是出生入死，她日子過得心驚膽顫，心常常懸在半空，壓力大到不敢讓自己安靜空閒。我那時都不懂，不懂為什麼她要一直玩撲克牌的solitaire（單人紙牌遊戲），為什麼要一直開著電視，後來才知道她是不敢讓腦子停下來，不能讓自己有機會胡思亂想。

民國六十九年，爸爸從副總司令一職退休，八年後他們搬去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那應該是他們最輕鬆悠閒的一段時光。一直到民國九十八年，正準備慶祝爸爸九十歲生日，他半夜從臥室下樓去客廳，不小心從樓梯滑下，摔裂髌骨。換髌關節之後，雖然復元得不錯，但考慮媽媽之前龍骨壓傷，不能走遠久站，他們倆住在天天得上下樓梯的房子裡互相照顧有些吃力，終於說服他們在那年年底返回臺灣和我們同住。

九十七歲前，爸爸無論在美國還是在臺灣，天天都要出門逛逛，買東西、看醫生、找朋友，一天看兩、三份報紙，翻閱雜誌，關心國際局勢和兩岸關係，勤寫筆記和日記。雖然沒有金錢概念，他卻會買獎券。以前會

買愛國獎券，近年回臺灣後則會買樂透彩券。爸爸曾提起媽媽以前有如「玉樹臨風」，現在多了好些公斤（後一句當然沒有說出來）。他說如果中獎，要送媽媽去減肥班，可惜都沒有中過。

說到看醫生，爸爸維護身體就像維護飛機，小毛病都要求立即修好，零件壞了就要換新。對於醫生說的「堪用就繼續用」、「處理風險大於好處」或「以您的年紀而言，已經很不錯了」相當不以為然。只是現代醫療還是有很多力有未逮之處，像體力的流失，聽力視力的損傷，腦力的退化，都沒有辦法修復或換新。飛機發動機的高頻噪音對聽力的影響、高空太陽紫外線對眼睛的傷害，都是累積、不可逆、不會恢復的。聽力越來越不好成為人際溝通的障礙，視力越來越不好讓閱讀和接觸新知越來越困難。



周石麟將軍伉儷，七十餘載，並情誼深，彷彿約好似，在天堂相聚。

人造的助聽器和眼鏡，還是不能讓聽力和視力變回像原來那麼好。

回臺灣後，爸爸曾自己上網瀏覽，去臺中買了一部老爺車，我們很怕他反應不夠快撞傷別人，會抱憾終生。有一天我們談到他眼睛不好、耳朵不好，還是不要再開車比較安全時，他很不高興的說，「先是不能飛了，現在又不讓開車了！」對於曾經可以自由自在翱翔天空的人，一旦不能隨心所欲愛去哪就去哪，心中的挫折感一定非常非常沉重。我不知道怎麼辦，只能沈默。

九十七歲之後，爸爸日記裡的字逐漸越來越少。過了一陣子，報紙不看了。漸漸，不能自己出門活動了，話也越來越少。爸爸立志活到一百歲。九十八歲時體力、腿力和膝蓋退化，得坐輪椅了。他說，這樣的生活，沒有意思。聽了很難過。我不知道怎麼辦，只能沈默。

不過，他每年身體檢查的驗血報告總是非常漂亮，連醫生護理師都佩服得豎起大拇指，方向和空間感也一直到身體很衰弱時仍然相當好。也許是天賦，也許是嚴格飛行訓練的結果，空間感已成為爸爸的直覺反應，或一輩子不會失去的能力，即使沒力氣講話了，也會用手勢表示現在該右轉

了。體力很不好的那陣子，我們開車載他去一個會和他去過一次的郊外湖邊兜兜風，他朝車窗外看了一眼，說「又來這裡」，讓我們驚訝他對環境的辨識和記憶力還是那麼強，也有些慚愧沒有用心找不同的地方帶他去散心。

民國一〇八年三月，爸爸滿一百歲又一個月，沒有病痛，但因衰弱而過世。我們瞞著媽媽，說爸爸還在醫院休養。

兩個多月後的一個晚上，媽媽睡覺時因腦溢血昏迷，入院不到兩天就隨爸爸而去。就好像以前每一次搬家，爸爸總是先去安排好之後，再接她去團聚。他們相伴七十多年，一起見證大時代的變遷、國家的興衰，經歷人生的起伏，一路都有空軍的照顧。空軍對我們的愛護，讓我永遠感念。身為空軍子弟，我深深引以為榮。

爸爸過世兩年的現在，除了想念，我有很多後悔和遺憾。雖然看著他身體逐漸退步，但總感覺他永遠不會離開，不知道珍惜有他在旁邊的時光，我後悔和遺憾沒有鼓勵他多說說話，常常抱抱他。

期待以後在另一個世界再聚，那時我一定要和他多說說話，常常抱抱他。

雪泥鴻爪

· 繁無思 ·

民國四十年秋，筆者以空軍官校飛行生、青澀少年二等兵，在東港大鵬灣空軍預備學校受入伍訓練，預校緊鄰空軍指揮參謀學校，為當時空軍最高學府，培訓將級領導幹部。

約十月初，某期行畢業典禮，總統蔣公蒞臨親致訓勉，預校派出一排禮兵，在參校門外恭迎。筆者被選為其中之一，又列在前面一行，是生平第一次超近距離得瞻蔣公，既緊張又興奮，不由得胸挺得超突，腰幹豎得筆直。蔣公下車後持杖領首，緩步走過筆者面前，眼神炯耀，威而不怒，透出自然的震懾英氣，片刻之間，筆者不由得被蔣公「天縱英武」的領袖氣概所折服，同時激發出願意以命相捨的忠志堅信，老實說，此種自發的崇敬，遠勝筆者一生所受的「精神教育」。不意小小二等兵的私願，在筆者離開軍職前數年，得遂初志……成為近身為蔣公服務的飛行組員之一。

無論軍中民間，講究統御領導，增加工作效果，筆者謀食職場五十餘年，間遇三二明主，有過獎功，多所提攜，每每思憶，衷銘感念。